

◇
庞振超◎著

20世纪90年代中国学术界和教育界产生了人文精神大讨论和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两大思潮。这两大思潮从两个方面展示着中国人文学科的现状。前者从人文学科自身思考与实践努力。后者从人文学科以外的角度思考与实践努力。前者是人文学科方法论的思辨性研究，人文精神传统的历史与当代研究，人文教育研究。后者是人文学科教育形态的变革研究。本书从这两个方面入手，梳理了建国后50年中国大学人文学科的演变历程，期望通过对这一历史的深入挖掘和理解，发现人文学科的根本特性，从而获得对当前和未来中国人文学科发展的敏锐把握和对有益洞察。

建国后50年 中国大学人文学科的变革

通过对中国大学人文学科建国后50年演变史的考察，本文认为它走过了一个“缩减—沉沦—新生—深化”的道路。具体来说，建国后17年是人文学科的缩减期，文革10年是其沉沦期，经过70年代末的启动，80年代是其新生期，到了90年代其内部走向分化，这种分化又促使它深入发展。这一“事实”深刻地揭示了人文学科担负着两重使命：人文教育的基地和民族之魂的传承。前者主要通过人文学科的教育形态来表现，是人文学科之“形”；后者主要通过人文学科的学术形态来表现，是人文学科之“质”。前者突出表现了人文学科对意识形态的适应性，后者表现出人文学科还有超越意识形态的一面。在实践中，人文学科的教育形态和学术形态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一体两面。在我国改革深入发展的今天，强调人文学术研究的问题意识，重塑人文学者的超越情怀，无疑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应有的理性选择和重要使命。

◇
知识产权出版社

建国后五十年中国大学 人文学科的变革

庞振超 著

知识产权出版社

内容提要

本书从理论研究、问题研究、实践研究三个层面对建国后 50 年中国大学人文学科的演变进行考察,指出建国后 17 年是人文学科的缩减期,文革 10 年是其沉沦期,经过 70 年代末的启动,80 年代是其新生期,到了 90 年代其内部走向分化,这种分化又促使它深入发展。通过对这一历史进程的清晰把握,本书全面展现了 50 年来中国大学人文学科所面对的历史境遇,深入分析了制约人文学科发展的诸多因素,揭示了人文学科的根本特征,对于重塑 21 世纪中国大学人文学科的神圣使命进行了方向性的思考。

责任编辑:蔡 虹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建国后五十年中国大学人文学科的变革/庞振超著. —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7. 11

ISBN 978-7-80198-783-9

I. 建… II. 庞… III. 高等学校—人文科学—学科—研究—中国
IV. G6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68639 号

建国后五十年中国大学人文学科的变革

Jianguo hou Wushinian Zhongguo Daxue Renwenxueke de Biange

庞振超 著

出版发行: 知识产权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马甸南村 1 号

网 址: <http://www.ipph.cn>

发行电话: 010-82000893 82000860 转 8101

责编电话: 010-82000860 转 8324

印 刷: 知识产权出版社电子制印中心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版 次: 2007 年 11 月第 1 版

字 数: 240 千字

ISBN 978-7-80198-783-9/G·248

邮 编: 100088

邮 箱: bjb@cnipr.com

传 真: 010-82000893

责编邮箱: caihong@cnipr.com

经 销: 新华书店及相关销售网点

印 张: 9.625

印 次: 200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4.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内容提要

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学术界和教育界产生了人文精神大讨论和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两大思潮。这两大思潮的产生，一方面昭示着中国人文学科的危机，另一方面也是知识分子重建人文学科的理性思考与实践努力。在我国，目前对人文学科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人文学科方法论的思辨性研究、人文精神传统的观念性研究、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分离与融合的教育学研究。本书在认识论研究的基础上，从人文学科的教育形态和学术形态两个视角考察了 1949～1998 年中国大学人文学科的演变历程，期望通过对这一历史的深入挖掘和理解，发现人文学科的根本特性，从而获得对当前和未来中国人文学科发展的敏锐把握和有益洞察。

通过对中国大学人文学科建国后 50 年演变史的考察，本书认为它走过了一个“缩减—沉沦—新生—深化”的道路。具体来说，建国后 17 年是人文学科的缩减期，文革 10 年是其沉沦期，经过 20 世纪 70 年代末的启动，80 年代是其新生期，到了 90 年代其内部走向分化，这种分化又促使它深入发展。这一“事实”深刻地揭示了人文学科担负着两重使命：人文教育的基地和民族之魂的传承。前者主要通过人文学科的教育形态来表现，是人文学科之“形”；后者主要通过人文学科的学术形态来实现，是人文学科之“质”。前者突出表现了人文学科对意识形态的适应性，后者表现出人文学科还有超越意识形态的一面。在实践中，人文学科的教育形态和学术形态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一体两面。在我国改革深入发展的今天，强调人文学术研究的问题意识，重塑人文学者的超越情怀，无疑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应有的理性选择和重要使命。

目 录

导 言：一个教育学入门者的人文情怀·····	(1)
第一章 人文学科概述·····	(9)
第一节 文献综述及本书结构·····	(9)
第二节 人文学科的概念·····	(18)
第三节 人文学科在人类文化长河中的演变·····	(26)
第二章 人文学科的形成与特性·····	(31)
第一节 近代以来三大学科群的形成与走势·····	(32)
第二节 人文学科的研究对象·····	(45)
第三节 人文学科的心理学基础及其特性·····	(55)
第三章 1949~1976：人文学术的三次变革	
——以哲学为例·····	(68)
第一节 哲学在过渡时期的清醒与理性·····	(68)
第二节 哲学在建设时期的矛盾与冲突·····	(82)
第三节 哲学在“文革”中的扭曲与沉沦·····	(91)
第四章 1977~1998：人文学术的三大讨论	
——以哲学为主线·····	(99)
第一节 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的讨论·····	(99)
第二节 实践唯物主义讨论·····	(114)
第三节 人文精神大讨论·····	(127)
第五章 1949~1976：人文学科的缩减与变异·····	(142)
第一节 人文学科演进的政策背景·····	(142)
第二节 人文学科演变的总体分析·····	(147)
第三节 人文学科建制的收缩·····	(161)
第四节 人文课程的减少与专门化·····	(176)

第五节 “文革”中人文学科的变异·····	(189)
第六章 1977~1998:人文学科的新生与深化·····	(197)
第一节 人文学科演进的政策背景·····	(197)
第二节 人文学科演变的总体分析·····	(208)
第三节 20世纪80年代人文学科的新生与分化·····	(222)
第四节 20世纪90年代人文学科的调整与深化·····	(233)
第五节 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	(242)
第七章 认识与思考·····	(255)
第一节 达到的基本认识·····	(255)
第二节 关于人文学科自主性的思考·····	(258)
附 录·····	(277)
参考文献·····	(293)
后 记·····	(299)

导言：一个教育学入门者的人文情怀

真正的思考常常是从个体的生命体验开始的，一个长期探索的课题如果与个体的生命存在相关，它就有了足够的意义。在这里，我想从自己求学的经历切入，解析人文知识、人文理念在一个教育学专业的学习者成长中的作用，以及由此引起我选择“人文学科”作为这一课题的直接动因。

三年的中师生活，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文选课老师，他中等个头，清瘦，不到四十岁，早生华发，课讲得很好。我所在的班，班主任是一位年轻的体育老师，他对班级的管理主要是学校的检查项目（寝室、教室卫生之类），指认的班干部个个聪明伶俐，可他们的心思都在检查项目和有关的人际问题上。这些在文选课老师看来很不务正业。于是，他的课总有一些时间在激奋的说教中度过。^①有一次竟然因为一件事情，他气愤极了，甩袖出门。当时，对他的课，我的心情是既爱又怨，爱他的才华和激情，怨他的脾气和愤怒。现在，对15年前的那段学生岁月的记忆已所剩无几，可他那种对于学生缺点的疾恶如仇、对学生恨铁不成钢的心情却是越来越清晰了。他甩袖出门也许是不好的，可是，他若是对学生的精神状况袖手旁观，是更好的吗？当人们在追问“教育是什么”时，一个经典的答案说：教育是学过的东西都忘

① 当代作家张炜认为：我们的时代缺少真正的说教，也缺乏真正的不宽容。他说，真正的说教家是忘情地、双手颤抖地进行说教的，他们的激烈真切的声音与整个生命结为一体，辩也辩不开，那是用心血用灵魂组织和灌溉的，是诗中之诗，说教是一颗伟大胜利的心灵尽情关切和拥抱世界的结果。参见：张炜，批评与灵性[M]。北京：文汇出版社，2005：9-12。

记之后留下的东西。也许，正是文选课老师教会了我这个道理。

中师毕业后，我幸运地考入了大学，就读教育系。第一学期，大家最大的困惑是，为什么没有大学语文课？每周十九节课，这对刚刚结束高考的同学们来说既兴奋又不知所措。任课老师总是讲完课就走，考前的辅导使得大家临时抱佛脚，成绩还是居高不下。有几次我都很困惑，我的答卷没错一个字，怎么只能得95分。到了第二学年，大家就产生了疑问：这样的学习内容，自考也早通过了，何苦要上四年大学？直到大三时，学校图书馆进了一批新书，也改革了借阅方式（学生开始可以入库自由选书）。这时，我投入地阅读了一批现代作家（冰心、闻一多等）的文集。现在回想起来，这是我受到的最好的大学教育。我甚至曾想，如果我没有阅读过这些书，那关于大学，我还能说点什么？为此，我对那些日子的贫乏和苍白感到羞愧且触目惊心。但是，我必须真诚地面对它，因为我不想让自己以后的岁月蹉跎，也不希望我的学生蹉跎地度过他们的大学时光。为此，我需要进一步反思：大学非中文专业要不要开大学语文课？人类宝贵的人文知识和营养在大学生的成长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究竟哪些内容应该成为一个大学生成长的必需品？

大学毕业工作四年后，我去读教育学专业的研究生。多年的师范院校学习与工作经历，培养了我对教育事业纯粹而又执著的感情。然而，真正对教育问题的理性反思，是从读硕士研究生开始的。记得我打点行包去读书时，一个好友说，我送你两样礼物：读书、思考。这个礼物既很轻，看一下不用提就拿走了，可也很重呀，如果你用心去称的话，可能会使你的书读得很累。最终，我无法知道我是否令他满意？可那三年，我的确是在围绕着这两个方面来做的。我在读期间写《孔子的君子人格对现代德育的启示》一文，指导老师批语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事实上，那三年对我影响最大的书是《论语》，它让

我品味到儒家文化之源。通过它，儒家文化第一次自觉地注入我的血脉；也是通过它，我获得了反观儒家文化的力量；对儒家文化的反观同时也是对自我的反观，是一种自我成长。这是一个人对自己民族文化自觉的开始，也是一种自我觉醒的开始。老师的批语，给我指明了学习、工作、生活的至高境界——乐之。不管我未来能不能走到那一步，可山在那里，我就有了方向，不是吗？

硕士毕业到一所本科院校工作，任大一的教育学公修课。由于我得当的方法、热情的态度，加之学生对新生活的热情，那一年时光，我和学生们过得都很愉快且充满意义。可是，在与学生的个别交流和自己的教学反思中，我还是发现自己的授课内容专业性不强，深度不够。这使我不得不反思：教育学是否有自己独特的视角和言说方式？这种语言能否超越日常语言？台湾学者龙应台曾说：所有的语言都是一把钥匙，一把钥匙，能开启一个世界；我们热切地学习不同的语言，是为了要进入一个原来陌生的世界，去被那个世界里的思想和文采启发、感动。我想，一门学科就是一个窗户，打开一个窗户，就能看到一個丰富多彩的世界，进入这个世界，就能获得不同的生命体验，从而丰富了一个人的生命，至少是使人获得了不同的把握世界的方式。我所从事的专业能为学习者开启一扇窗户，打开一个丰富的世界吗？

我的成长历程毫无疑问地告诉我：教育学培养了我，它如一艘渡船，承载我的生命从教育学的入口，向更深处走去。可是，我又在一定程度上感受着它的匮乏，我的成长还需要来自人文学科的滋养。这让我反思：社会科学专业人才的培养，应该如何渗透人文学科的知识？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在大学的分野是必然的吗？这种分野应限制在什么范围？大学中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老死不相往来”对大学文化的发展是不是一种伤害？

我的思考在继续，我的生活也在继续，思考总是沿着生活的轨迹而向前。

2003年我来到美丽的厦门大学，攻读高等教育学专业的博士学位。第一学年的学业是繁忙的，这种繁忙让我感到高等教育也如这生活一样，是充实而饱满的。与基础教育相比，高等教育有着更庞大的组织结构，更精密的知识体系，更丰富的精神内涵。这意味着，高等教育学有着更为广阔的问题域，尤其是我国高等教育正处于飞速发展之中，这就要求研究者有更宽广的视界、更理性的精神，才能一点点地去感悟它的玄妙，然后才能逼近其真理。这是一种挑战，也是激发专业兴趣的源泉，它让我感受到了教育学丰厚与深沉的一面。

然而，我心中对于教育专业生存与发展的困惑并没有消失，只是更加具体地转移为“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在大学的分野”这一问题。于是，我更加努力地阅读西方现代思想家的著作，来满足内心成长的需要，如荷尔德林的诗歌、海德格尔的著作、伽达默尔的著作等，我都尝试着去阅读。^①然而，现代大学学科是在知识高度分化基础上形成的，一个没有受过某一学科专门训练的人，是很难领悟该学科的深奥与玄妙的；仅仅基于个人兴趣的阅读，往往只能造就一个夸夸其谈的门外汉。正如人们常说：科班出身的人并不常谈哲学，谈哲学的人常常不是科班出身。为了能真正领悟到哲学的内涵，我在第一学年下学期选修了陈嘉明教授的《当代西方知识论引论》（哲学专业博士生课程）

① 事实上，这一阅读过程有相当大的盲目性，在一次知识论课上，我说正读一本书《西方哲学死了》。陈嘉明教授问：作者是谁？我答后，他说不知道这个作者，然后告诉我，不要盲目读书，这样既误了时光，也会因获得不好的知识而受害。后来在博客交流中，浙江大学哲学系王志成教授对我说：读好书是生命的延续。我想，正是他们这种“有教无类”的关怀给了我某种哲学的感悟，并使我这个门外汉深深地喜欢上了哲学。

和白锡能教授的《康德和黑格尔思想》（哲学专业本科生课程），在他们的课堂上我学到了一些宝贵的东西。

我的导师邬大光教授对高等教育思想，尤其是西方高等教育思想有深入、系统的研究，并多年来讲授“高等教育思想”这门博士生专业课程。近年来，他对当年大学教育的功利化、大学人文精神的缺失都深感忧虑。结合我以上的阅读倾向，在讨论论文选题时，我与导师很快达成，以“中国大学人文学科的变革”作为我的博士论文研究课题。论题的大方向确定后，有三类材料进入了我的视野，拓展和加深着我对这个论题的认知。

第一类是关于自由主义问题的著作。它包括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译著、近年来我国关于自由主义思想的著作、以人物为中心的研究著作。可以说，自由主义研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思想研究的一大思潮。其中，朱学勤的专著《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一书很有分量。表面看来，它写的是法国大革命，是对卢梭政治思想的检讨。事实上，此著作于1992年使作者获得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博士学位，此书是在博士论文基础上的一部专著，作者的价值诉求显然与对“89”事件的反思密切相关。因此，这就不仅仅是一种学术专著，更是中国学人用心血织就的一部力作，它关涉一代知识分子对自身生存与国家命运的思索。

第二类是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探讨。知识分子话题是近年来的热门话题，已出版的译著、专著和论文构成了一个探讨知识分子问题的生态圈，它表达着中国学人对自身使命的深刻认识。学者萧功勤曾指出，“知识分子应该有一种真正甘于寂寞、特立独行的精神，以学术为崇高的事业”，因为“你知道，真理决不会在敲锣打鼓声中来到这个世界，它决不会头戴皇冠地到来”。^①

^① 萧功勤．知识分子与观念人[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1-7（序言）．

徐友渔先生在《不懈的精神追求》中亦写道：本书的内容“代表了一种以现代化为导向的立场，代表了一种追求多元化文化思想维度，从而具有某种不可或缺的价值”；“我愿与读者分享某些思想特质或精神秉性，我尤其看重的是开放性、反思性和理性”^①。透过这样的语言，我感悟到中国知识分子内心深处跳动着对理想自我的强烈渴望与执著追求。

第三类是以中国文学为视域的对百年中国学术与思想的研究。这类研究者主要是一批中青年学者，他们通过对百年中重要学人思想和性格的挖掘，努力探明百年来中国学术发展的道路。其中王晓明的《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陈思和的《人格的发展——巴金传》给我以深刻的印象。谢冕在《百年中国文学总系》丛书的序言中写道：“百年中国文学，忧患是它永久的主题，悲凉是它基本的情调，这是一种沉重和严肃的文学，是拒绝游戏又放逐抒情的文学。可是，改革开放以来，文学创作的神圣感甚至被亵渎，人们以几乎不加节制的态度，把文学当作游戏和娱乐。这种无所承受的失重的文学，又使我们感到了某种匮乏。这就是这个世纪末我们深切感知的新的两难处境。”^② 青年学者郅元宝强调反省和自觉对于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重要意义，他指出：“在失败中学习与学习失败，也许正是中国现代性隐秘的源头。我们的出发点并不是不断涌来的西方的新思想、新理论、新话语，也不是中国和西方某种固有的传统，而是不断学习着又不断失败着的我们自己的存在。”^③ 也许，知识性的东西是次要的，

① 徐友渔．不懈的精神追求 [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1-5（前言）．

② 张志忠．1993：世纪末的喧哗 [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1-8（总序一）．

③ 郅元宝．在失败中自觉 [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10（自序）．

我们在学习知识的过程中不断改变自己，由此获得的一种反省和自觉能力才是最重要的。用鲁迅的话说，就是“盗西方的火煮自己的肉”，在他人的烤炙和自己的煎熬中认清自己。否则，中国知识分子怎么能发现自身的问题？如何能找到未来的道路？

事实上，以上三个方面都围绕着一个核心问题而展开，即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学术传统与精神重建。也就是说，当代知识分子在吸收中西文化传统的同时，应当如何重建自己的历史使命？应当建立什么样的历史使命？

这种追寻与叩问，不仅是前人的，也终将是今人的；不仅是他人的，也终将是我的，因为没有人可以置身于历史和传统之外。对于一个头脑清醒的人来说，欲置身于自己的文化传统之外，恰如一个人以为，提着自己的头发就可以跳出地球。于是，对以上诸问题的思考与我自己的生命成长相会合，我被历史深深地迷惑了，这种迷惑激励我去作一种学术性的思考与探索。因为我相信：只有体会了历史的深邃，才会有对现实的敏感。

科技的发展已经大大提高了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然而，随着人们对物质的享用越来越变成了一种纯粹的消费行为，那种成功后的幸福感和收获的喜悦感并没有随之而来，而常常是在纵情的消费之后，更大的空虚感侵袭和折磨着人们的心灵。一方面是高度繁荣的物质生活，一方面是思想和感情的贫乏与碎片化。有志之士对此充满了忧虑，尤其是20世纪末中国知识分子，他们以自己的方式对此作出积极的回应。20世纪90年代学术界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和教育界的“文化素质教育”就是其中有力的证明。

然而，这种回应还只是提出了问题，并没有解决问题，也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历史是一条永不停息的河流，人文精神的回归是一个与人类生存和发展永远相伴的主题。这种相随相伴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获得过程，它需要人们作出主观上的努

力。在今天功利主义盛行的中国，对人文精神的自觉追寻不仅仅是每一个公民的良知使然，更是人文知识分子应有的责任担当。于是，我坚信，基于生命意义探寻的学术求索是每一个学者的使命所在，我立志把自己生命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术探索——锁定在人文精神寻思的路上。鲁迅先生有言：世上本来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同样，本来就有的路，没有人走，也会杂草丛生，一片荒芜。因此，我也衷心地希望以自己的行为来感召、唤起、呼应更多的人走在寻思人文精神的路上。

第一章 人文学科概述

对同一个问题,不同的人基于不同的生命体验会给出不同的答案,在实践中则会采取不同的解决问题的方式。对一个从事或将要从事某一学术工作的人来说,最好的服务方式应当是自己的专业技术。人文精神寻思之路多种多样,作为教育学学科的专业工作之一,本研究以大学学科专业分化为基础,深入剖析建国后50年中国大学人文学科的演变史,从而发现人文学科的基本特性。本章从研究综述、相关概念和中西方人文学科的演变历程三个方面,为这一研究作最基本的理论准备。

第一节 文献综述及本书结构

一、文献综述

中外关于“人文学科”的已有研究文献大致可分为以下四种,这四种文献既是后续研究的研究起点,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后续研究的方法论基础。

第一类是国外有关人文学科理论的著作。其一,恩斯特·卡西尔(1874~1945年)的《人文学科的逻辑》(以下简称《逻辑》)^①是研究人文学科的一部非常重要的著作。卡西尔是德国

^① 此书的中译本有这样几种:一是沉晖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和2004年版;二是关子伊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6年版和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本论文的引文均出自沉晖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著名哲学家，此书是他晚年所写的与《人论》等量齐观的另一部力作。《人论》侧重研究的是“人”，卡西尔认为发明和运用符号是人的本质特点。在《逻辑》中，卡西尔集中阐释了“文化”以及文化科学的建立是否可能的问题，他通过对艺术、历史知识和获取人性的知识的基础即人文学科的基本概念的分析，指出人文学科的知识之所以是可靠的、客观有效的，不是因为它能够像自然科学逻辑一样，精密地预言个人或历史事件，而是因为它使我们获得了对人性更加深入的认识。以此为基调，全书从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的文化哲学（导言）、人文学科的研究对象（第一章）、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的统一性和相异性（第二章）、自然概念和文化概念的区别和联系（第三章）、文化的形式问题和因果问题（第四章）、文化的价值（第五章）六个方面进行了阐释。

另一部重要的著作是德国威廉·狄尔泰（1833～1911年）的《精神科学引论》（以下简称《引论》）^①。狄尔泰是19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文化哲学史大师。其著作以人为研究中心，涵盖了哲学的本质、知识论、道德哲学、美学、心理学、教育理论、思想传记、文学评论等范围。精神科学的德文 Geisteswissenschaften，是个复数形式，与此相对的英文是 Human Sciences，英文的译法是“人文学科”，显然英译与汉译都无法涵盖德文的全部内容。在《引论》一书中，精神科学的实质内容基本上是文化哲学，^② 它包括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在内的、几乎所有与人的

① 此书中文译本有：童奇志，王海鹏译。精神科学引论 [M]。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赵稀方译。人文学科导论 [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此论文的引文均无出自前者。

② 关于什么是文化哲学，国外学术界并没有比较明确的一致意见；我国学界一般认为，文化哲学是一种对人类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进行哲学探讨和研究的科学。狄尔泰所涉及的文化领域基本局限于宗教科学和艺术，因而没有涵盖文化的所有方面。

知识有关的学科，具体说来，它们是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心理学、法理学、文学和哲学。全书主要阐述了三个方面的内容，它们分别是：作为总括式精神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区别；各具体历史科学社会学的可能性问题；作为精神科学的形而上学的鼎盛与式微的过程。

C. P. 斯诺的《两种文化》（纪树立译，北京三联书店，1994年版）是另一本重要著作，它以独到的洞察力和先见性而非深刻性成为20世纪的一部名著。作为科学家和作家的斯诺，以敏锐的洞察力，观察到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文知识分子和科技知识分子及他们所代表的文化日益分化，形成两种不同的文化。这种文化上的两极分化给人类带来了巨大损失，作者为此提出警告，并呼吁两者的合作。另外，李凯尔特（1863～1939年）的《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涂纪亮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主要讲述了自然科学和文化科学划分的依据、原则和方法。华勒斯坦的《开放社会科学》则考察了18世纪至1945年社会科学的重建、1945年至今社会科学内部的争论、现今应该建立什么样的社会科学、重建社会科学的方向四个方面的内容。除此之外，华勒斯坦的《学科·知识·权力》、怀特的《文化科学》、布洛克的《西文人文主义传统》也是探讨“人文学科”理论的有益资料。

第二类是国内关于人文学科理论与方法的探讨。首先，一部重要的著作是朱红文的《人文精神与人文学科——人文学科方法论导论》（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此书以人文学科的方法论为主题，把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相区分，从个人与社会、事实与价值、理性与非理性、科学精神与人文主义的统一中去把握人文学科，揭示人文学科的本质，建构了人文学科的方法论。作者认为，不能简单地借用自然科学方法来研究人类社会，也不能以社会科学方法来取代或否定人文学科。朱红文